

中共新疆地方史丛书



中国共产党 喀什市简史

喀什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喀什市简史

喀什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主 编 侯瑞杰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喀什市简史 / 喀什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228-12878-5

I. 中… II. 喀…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喀什市 IV.D235.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350 号

执行编辑 任学燕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0991)2810910
印刷 新疆地矿彩印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58.00 元

献给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目 录

总 序	1
序	1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喀什市	1
第一节 历史简况	1
第二节 共产党人在喀什的早期活动	3
第二章 建党建政和民主改革	46
第一节 党政机构的建立	46
一、中国共产党喀什市委员会	47
二、喀什市人民政府	48
三、基层党组织	49
第二节 群团组织的建立	52
一、工会组织	52
二、共青团喀什市委员会	52
三、喀什市妇女联合会	53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喀什市

第一节 历史简况

喀什,古称疏勒,全称为喀什噶尔,其含义有“玉石集中之地”、“玉石建成的城市”等解释。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疏勒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汉朝在乌垒城(今轮台县野云沟附近)首设西域都护府,疏勒始归属西汉。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 74 年)后,班超以疏勒为大本营,经营西域 30 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和唐显庆三年(公元 658 年),唐朝曾两次在此设疏勒都督府,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公元 784~1218 年,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东起敦煌,西达今锡尔河,北抵巴尔喀什湖,南到昆仑山的喀喇汗王朝,今市境属其辖地。北宋庆历元年(公元 1041 年),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喀什噶尔成为东喀喇汗国的都城。

1133 年后,耶律大石的西辽政权(哈拉契丹)攻占西部喀喇汗王朝并长期控制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东部喀喇汗王朝。南宋嘉定十一年(公元 1218 年),成吉思汗西征西域,

喀什噶尔初归蒙古大汗直辖，后封作其次子察合台汗国领地。14 世纪上半期，喀什为东察合台汗国领地。之后长期为蒙古族帖木儿汗及其后裔们建立的政权所辖制。16 世纪初，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从伊犁转移到喀什，以赛依德汗为首，建立了中亚历史上著名的喀什噶尔汗国（后因其首府移驻叶尔羌，故亦称叶尔羌汗国）。17 世纪中期之后，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以喀什为中心，建立了天山以南政教合一的“和卓”（即自封为伊斯兰教圣人后裔）地方政权，延续 200 多年。清光绪十年（1884 年），新疆建省，在喀什设疏附县，隶属于喀什噶尔道疏勒直隶州（光绪二十八年升为疏勒府）。民国一年（1912 年），疏附县直属喀什噶尔道，民国 16 年（1927 年）改属新疆省喀什行政长官公署，民国 27 年（1938 年）属新疆省第三行政长官公署，民国 32 年（1943 年）7 月改属新疆第三（喀什）督察专员公署。疏附县城（即今喀什市）均为历代道（公）专署治所。

喀什市城区的前身是原疏附县城，即喀什噶尔旧城。清代末，城区四周长达 12.7 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城区面积约 4 平方千米，其范围南至今人民路，西至今尤木拉克协海尔路，北至今色满路东段与亚瓦格路一线，东至今恰萨路东端的旧城墙。喀什噶尔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自古以来就是繁华的商业城市。据记载，古时这里就“有城郭、市列，较西域诸国为大”。在集市上，“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曾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国际市场之一。以艾提尕尔广场为中心的今吾斯塘博依路与安江热斯特巷一带，是当时的商业贸易集中区。传统的民族手工业生产则主要集中在恰萨路与城西南的今库木代尔瓦扎路西段。城

区除官衙和富商宅邸以及外国驻喀领事馆外，一般工商业和民居均为低矮的土木结构平房。城中道路均为沙土路面，且狭窄曲折。城市居民饮涝坝水，照明主要靠油灯。

第二节 共产党人在喀什的早期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建设抗日后方，保持延安与苏联之间的国际通道，与当时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1935年，盛世才为巩固他所攫取的新疆政权，伪装进步，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成为中共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八路军驻新办事处，陈云、邓发、陈潭秋是中共派驻新疆的3位党代表。中共派了大批干部来新疆工作，其中有14位共产党人被派来喀什工作，他们是高登榜、李云扬、伍乃茵、郑亦胜、许亮、钱萍、周纯麟、胡鉴、程九柯、罗乃堂、王谟、赵海丰、曾玉良、陈清源，被分配在政府、财税、教育、新闻、军队等部门担任职务。他们在喀什工作期间，尽管受到盛世才的种种限制，甚至监视、陷害，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组织，不能过正常的党组织生活，但他们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里主要介绍5位共产党人在喀什的工作业绩，他们都曾在喀什市前身，即喀什噶尔老城开展过革命活动。

高登榜 1914年生，陕西省延川县人，在新疆曾用名高



玉成,1938年10月,由党中央派往新疆工作,于1939年由省政府分配至喀什,先后任喀什地区税务局副局长、财政局副局长,工作至1942年1月。

高登榜在喀什工作期间(1939年11月至1942年2月),前任疏附、疏勒、伽师、英吉沙、巴楚等7县地方税务局副局长,为改革税制,惩治贪污,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在任职期间,认真执行省财政厅厅长周彬(毛泽民)制定的一系列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他参与币制改革,监督做好旧币兑换新币的工作。在土地验契工作中,在疏附县进行了试点,又到伽师等县实地调查,总结九条经验,向行政长官公署提出建议,使验契工作顺利进行。他积极参加毛泽民同志倡议的发行建设公债工作,到英吉沙、莎车、泽普、叶城、麦盖提等县宣传推销公债,超额完成任务。他十分关心民众疾苦,到各县检查税收工作时,发现有的县出租土地的地主不交田赋,而由租地农民负担,便采取坚决措施纠正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同时严禁收税人员克扣盘剥农民,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例如,高登榜在任喀什区税务局副局长期间,局里有个姓李的会计,仗着亲戚是局长,岳普湖税务人员来交账,李会计三次不开收据,中饱私囊,高登榜将这一情况如实向南疆视察团作了汇报,不久李会计被押起来,局长也被撤职。高登榜还积极参加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如参加喀什抗日后援分会,给学校师生和机关职工讲课,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附：高登榜回忆录——

喀什随想

1983年的9月下旬，正是大西北边陲的金秋时节，我回到了阔别41年之久的新疆喀什区。41年前初入喀什时，才是25岁的小青年，而这次回去，已是两鬓飞霜、步入古稀之年的人了。在地区领导张庆云、马木托夫·库尔班、王文岐同志的热情陪同下，我重新漫步在喀什区街道、瞻仰幽姿苍老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回到了工作过的税务局旧址，看望了当年一道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边走、边看、边想，寻找41年前的影迹。41年了，时间是多么漫长，而这时候，每时每分，又是多么宝贵。这里质朴豪放的民俗民情、熟悉的一草一木，都给人以亲切感，都可以引出一段对过去艰苦岁月的遐思。在绵延无尽的思路中，我翻检着41年前的历史、思索着记忆中的一块块方碑、回味着当年同各民族人民胼手胝足的情谊。然而，还没有看够、想够，公务催紧，急电告我速回北京。时间是这样紧迫，在喀什前后，只有四天。

—

四天时间，令人百倍珍惜。

喀什，作为新疆全区的第二大城市，以维吾尔族同胞居多而闻名。一踏上喀什地界，民族气氛格外浓烈，淳朴乡情浓于酒。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里，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令人耳目一新。繁华的东门“巴扎”和广场“巴扎”，人流川涌，牲畜、水果、百货、土产无所不有，如同大型的超级市场。随着开放、搞活，实行新的政策之后，农牧民解放思

想、多种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在热闹非凡的集市贸易中,买卖双方论质论价,格外活跃。我还参观了解放后建造的喀什棉纺织厂和疏勒县防护林带,参观了英吉沙传统工艺品工厂,参观了喀什市郊区的农村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喀什区在轻纱、印染、皮革、水泥、电力、农业机械、汽车修理及传统手工业的生产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农民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提高了,精神面貌同以往也不一样了,今非昔比,看到这些,虽是浮光掠影,却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在参观过程中,我蓦然想起,远在1000多年前,这块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的地方,曾是中国与波斯、罗马,巴基斯坦联系友谊的纽带——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驿站,那时候曾有过昌隆鼎盛的时候。如今,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信心、有责任革故鼎新,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抓紧喀什生产建设,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翻开耀眼夺目的新篇章。

二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份,我受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同志的委派,担任延安地区延长油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和行政矿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迅速解决苏区党中央机关的照明用油和燃料,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头一回深入油田矿区,与油矿工人老大哥并肩奋战,风餐露宿。虽然生产资料和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但同志们以苦为荣、废寝忘食,忠心耿耿地为党中央机关服务。我们从原油中提取机械用的汽油和照明用油,自制出蜡烛和印刷用的油墨。生产状况日趋好转,各种油料制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出

去,不久,得到了中央国民经济部的表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在苏区里,这支欢快的歌子经常在人民中间传唱,表达了生活在解放区的人民扬眉吐气的喜悦心情。在自由平等的革命根据地工作,即使再苦再累,心里也觉得舒畅。

1938年夏天,组织上通知我,近期内工作有变动。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鹤寿同志找我去谈话,明确了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原来,派到新疆工作的毛泽民同志(又名周彬)在整顿新疆财政中,急需一批干部赴新协助,中央决定抽调一批文教、财政、新闻、军事、民政等方面的干部支援新疆。对组织上的决定,我表示坚决服从,先国后家,弃家报效祖国,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回到家里,看到即将分手的父母亲属,心中百感交集,为了党的事业,只有做出短暂的分别了。我打点行装,预计在10月份动身到新疆去。

离开延安前,当时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找到我,谈到去新疆工作的任务和一些注意事项,临分手时,他告诉我,毛泽民同志的女儿刚到延安,有张照片要我带到新疆亲自交给毛泽民同志,并要我到城隍庙招待所看看毛泽民同志的女儿。她是冒着风险从白区到延安来找父亲的。

从延安到新疆,路途十分遥远。出发前,组织上指定曹建培同志为路上的党支部书记,行政上带队的是郑亦胜和我。先从延安到西安,到了西安城,从新疆来接应我们的人还未到,只好先住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里等候,这一等就是20多天。为了安全起见,一道来的曹建培、陈清源二人化装后先离开了西安,到伍修权和谢觉哉主持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听情况。我们随后租用一辆商车前往兰州。韩光

当时是新疆盛世才督办公署副官，他特地从新疆到兰州来接我们。刚进入兰州城门，我们随身携带的留声机和马列主义革命书籍就被国民党检查站扣留了，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我们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休息一会儿，便搭车来到中苏运输站明园招待所，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三天，便择路向迪化出发。

路途遥远、举步维艰。出了嘉峪关，汽车颠簸行进在无边际的戈壁滩上，劲烈的寒风扑面而来，周围的空气凉飕飕的。目睹飞鸟不落、寸草不长的戈壁滩，当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离开革命圣地延安，离开党的怀抱，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越往前走，几个小时不见一个人影，沙丘环立，戈壁滩上一片寂寥，粗犷雄劲的塞外风光和细腻雕琢的内地容貌相比，衬托得十分鲜明。

这一段路途整整走了15天，途中在酒泉休息一天，在哈密休息一天。到了新疆省会所在地迪化(现乌鲁木齐)，督办公署指定我们住在小南门外的一个两层楼的招待所，具体事项，由韩光负责传递联络。

住下之后，第一件事是填履历，韩光同志发给大家一张表，说三天内填好，送给盛督办。这一听，大家心里疑虑重重。还未见到党代表邓发同志，对盛世才的底细了解得不多，这样匆忙地填上表，是否合适？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我说，离开延安前才刚刚在中央组织部填了表，还是当面交给王鹤寿同志的，怎么一到迪化，还未见到邓发同志就急于填表呢？陈解虚同志附和着说：不能填这个表，要填，也得见了邓发同志后再填。

我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韩光,第二天,韩便带着我和几位同志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见到了邓发同志。邓发同志关切询问延安的情况,说到了来新疆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有关填表的事,邓发同志说:表还是要填的,不填表就不能在新疆工作,你们的简历表要送给盛世才,他看了表后才能给你们分配工作。回到招待所后,按照邓发同志指示,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说服大家填表。当时我想,共产党员是来新疆工作的,不能为了填表把事情闹翻了,还是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每个人都得给自己起个化名,取什么好呢?我想,古训中常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叫“玉成”吧。想妥之后,说给周围的同志们听,大家都说起得好。表格很快填好送上去了,盛督办一看我的表,对邓发说:“这高玉成是陕西延安人,红区来的嘛,我怎么能接收呢?”邓发同志找到我说:“盛督办一看你是陕西延安人,就说人人都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请人来,这不行。”我说,那填哪里好呢?邓发同志在地图上翻一翻,建议我填蓝田,蓝田离西安较近,我遵命填上蓝田。表又一次送上去了。其他同志也遇到些小麻烦,马肇嵩(马锐)和罗乃堂两人年纪较小,盛督办看了表格后,说:“这两人年纪小了点,还是考虑考虑吧。”办法自然是有的,把岁数,改一改,多填了几岁。这样很快就通过了盛世才这一关。过了几天,招待所奉督办之命通知,明早全体先生到督办公署集中,起先我们以为是盛世才谈话,到那里一看,是个考场,两人一张桌子,讲台上放着一部留声机。政训处主任李一欧为监考人,考试开始,每人发一大张考题,李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各位是督办的亲朋好友,今日督办身体欠佳不能亲

自来见大家。现在出些题目,请大家认真作答。”我看看题目,有一百多题,诸如“新疆有多少民族了”“六大政策是什么?”“新疆有多少行政区?”等等,题太多,一个上午考不完,中午每人在教室里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考。陈谷音同志就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行不行,他说,我正在考虑。于是我又埋头坐在一边动脑筋,知道的都已答上了,还有些题目是空白的,出题的范围很广,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风土人情等无所不包。尤其是世界历史出题太偏,实在难以作答。我有点发愁了,这些答不出来的怎么办。但又想,你盛督办若欢迎我在新疆工作,我就住下,不欢迎的话我就回延安。这一想,心地坦然起来,伏下头来看了两遍,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其余同志也相继走出考场,剩下曹克屈同志独自一人呆在里面做文章,又等了一阵,他还在里面冥思苦想,大家等急了,我进去耳语;会写就写,不会写就交吧,晚上还有其他安排呢。曹克屈又把卷子看了一遍,才走出考场。这一天的考试算告一段落。当天晚上,盛世才请客,我们有23人参加,韩光叫我们选两位年纪大的坐在督办那一桌去,大家推选出郭春则和我两人。盛世才来了,全副武装。他先讲了话,讲“六大”政策,讲新疆有14个民族、400万人口,要团结,等等。郭春则代表大家说了些感谢的话。盛世才介绍了饭桌前的张三李四,说这些朋友是我的同事同乡、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介绍来的。盛督办吩咐经理部的王经理进来,对他说,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迪化,衣着单薄,你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给每个人买套衣服,等等。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赫赫有名的官僚的情形。过了两个多星期,盛世才又把我们找去,他在客厅坐着,

一个一个地叫我们进去。盛督办对我嘿嘿一笑：“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把你分配在财税部门。”当时不容商量，工作去向就这样定了。我退了出来，回来一打听，这批23人中，有9个人是到南疆做财税工作的，我是其中一个。财经工作如何做，心中没有数，但心想，边干边学吧，别人干得了，我也干得了。任命很快下来了，我担任喀什区税务局副局长，上任前还得集中学习一段。先是安排我们到省财政厅各科、室和迪化市税局各科，股实习，同时到财政厅里创办的财经学校听课。我当了学习班长。毛泽民同志亲自来上课，分门讲授财政税收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意义，讲授开源节流。我与泽民同志在延安时就很熟，经常把大家学习情况和想法要求向他反映，同时就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向他请教。毛泽民同志听完我们的想法后，沉吟良久，从他深沉的目光和一字一顿的谈话里，我隐隐感觉到要做好财税工作并非容易，尤其是新疆政局，盛督办的“六大”政策背后，更令人觉得莫测高深！

1939年2月春节前夕，停放在省政府院内车库的一辆汽车不知何故突然起火，夜深人静、火苗熊熊，省政府主席李溶出来喊救火，我们闻讯后纷纷赶来，提水桶、端脸盆，把火扑灭了。事发后，盛世才不明不白地记了财政厅长毛泽民一大过。我十分纳闷，省政府汽车着火，这怎么是财政厅长的过错呢？邓发同志冷冷一笑，说：这是督办的教力，存心找岔子呀！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年的5月29日，《新疆日报》把督办的“办”字印成“辨”字，虽然报上做了更正，盛世才却“认真”起来，给报社编辑长李宗林记一大过，给副社长汪小川记过罚薪处分，其余的编辑、校对等人员也

都受了处分。后来又听到一些同志重新任职,比如,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调阿克苏区任教育局局长,迪化一中校长李云扬调任喀什区教育局副局长,反帝会秘书长黄火青调任阿克苏区行政长。人事变动频繁,谁也弄不清督办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类小摩擦,都可视为盛世才阴谋活动前的一个一个小插曲。

三

1939年春节过后,我启程到喀什赴任。翻越天山,气温急骤回升,在北疆时冰天雪地,寒冷异常,而南疆如同关内江浙一带,温馨晴朗,气候宜人。

喀什地处南疆,面积大,人口多,30年代后期这里文化落后,经济很不发达,少数巴依富人家资充盈、骄奢淫逸,广大农牧民生活却很贫困。农贸市场物资匮乏,手工业制品价格也较高,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兄弟同胞。

喀什税务总局负责管理疏附、疏勒、伽师、英吉沙、巴楚、蒲犁、乌恰7个分局的税务工作。总局一百多人,设有庶务科、税务科、稽查处三个部分。工作量最大的要算是每年一次的田赋、牧税征收,任务十分繁重。收田赋时,事先都得组织好临时性的田赋征收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税务局长任副主任,全局动员,各司其职,直至征收工作圆满完成任务为止。

当时的税收主要有以下几种:

- 1.关税:凡是进口物资或出口土特产,都须按量纳税,关税率高低的根据物品类别确定。